

# 笑对人生 她诠释了真正的诗意

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让许多人泪流满面，因为她：一个40岁的农民，白茹云。

白茹云来自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郝桥乡的一个小村子，她说，自己从诗词中“体会到了人生的喜怒哀乐”。这并不是一句空话。白茹云的一生，充满了坎坷。她与诗词最初的结缘，并不十分美好。

她的弟弟8岁时，脑子里长了一个瘤，发作的时候，他就使劲打自己的头，打得头都破了。白茹云作为长姐，需要看护弟弟，她抓住弟弟的手，不让他打；最后没有办法了，就给弟弟唱着背诗，弟弟听了，就安静下来；弟弟再哭再打头，她就再背。她说，那段时间，积累了很多诗词。

说起这段往事，她几度哽咽，断断续续。

6年前，她也生病了，得了淋巴癌，需要到石家庄省四院做化疗。为了省24块车费，她放弃村里直达石家庄的大巴，早晨5点起床，辗转换车5次，上午10点才能到医院。她说，生

病是非常耗费钱财的，她的丈夫需要在家干活挣钱，她就一个人带着钱到医院治病。

那时候，她买了一本诗词鉴赏，在住院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就这么把一本书看完了。

做完化疗以后，她的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嗓子都出了问题，耳朵听不清，眼睛老流泪，声带发音也不好。

但她还是自信地站在了《诗词大会》的现场，笑着说，我现在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了，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些波折，这都不算什么。她说自己现在还是带瘤生存的状况，但觉得很幸运。所以她一出场，就念了一句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。

她那么豁达，现场的主持人、嘉宾、选手却都心疼地哭了……网友们说，泪流满面地看完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“一言难尽”。

在温暖的比赛现场，白茹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她说，还是保险一点吧，身体重要，我已经不在乎美丑了。

可是，这样的她又怎么会丑呢？

就像董卿说的那样，所有能看到的美，都是暂时的、表面的。

而这种表面上能看到的美，对白茹云来说，根本无所谓，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经历了这么多，她还能笑着说起这些事，能够和年轻人一起挑战自己，展现自己对诗词的热爱。这是大美！

白茹云在现场的表现也让人惊叹。她全程非常淡定地答题，不骄不躁，一笔一划；答对了题目之后，也不欢呼雀跃，十分从容。

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多次夸赞她答题时的淡定从容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总结道：淡定而准确！

在讲解毛主席的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时，郦波老师说，白茹云现在的心态，与毛主席在写这首诗时的豪迈和气魄相似：那是一种跨过所有障碍之后的淡定和胸襟。

白茹云的确经得起这一番夸赞。她答对了全部的9道题目，拿下了285分的高分，也只是微微一笑。



郦波老师感叹道，白茹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，虽然没有读多少书，却在生活的修炼中，成了这样一个淡定从容的人，值得我们很多人反思。

最后，白茹云以微小的差距败给了姜闻页，她还是笑嘻嘻的，真正的宠辱不惊。在舞台的最后一分钟，她还不忘鼓励别人，为他人带去力量：生病的人不要太灰心，我们活着就好，活一天，就高兴一天！

这样一个经历了重重磨难却依旧健康乐观的人，怎能不让人敬佩！

观察者网文/高雪滢

# 尝试为别人解决难题之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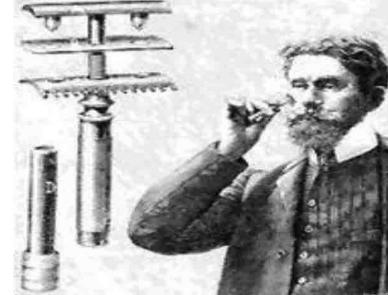
吉列剃须刀是世界著名品牌，行销全球，而他的创始人吉列也曾是屈指可数的富豪。

吉列8岁的时候便开始学习挣钱。一天，吉列因为挣不到钱而哭泣，父亲便对他说：“孩子，要想挣到钱，我给你两个忠告：第一，尝试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；第二，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、你会的和你拥有的东西上。”

一天吃早饭时，父亲让吉列去取报纸。当时，送报员都会把报纸放在门口篱笆上的竹筒里，不管天多冷都得订报人跑出去取，虽然只是二三十步路，但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。吉列不得不穿着棉衣到外面去取报纸，冻得够呛。突

然，吉列想到父亲给自己的忠告。那么，帮别人把报纸塞到门下，不就是给别人解决困难吗？于是，吉列当天便挨家挨户按门铃，对他们说：“每个月只需要付给我一美元，我就会每天早晨把报纸塞到你的房门下面，免去你大冬天到外面取报纸的不便。”大多数人都同意了，几天之内，吉列就有了70多个顾客。

第一次赚到一大笔钱时，吉列高兴得简直飞上了天。后来，吉列每天早上塞报纸时，发现每家每户门口都有垃圾袋，他心想：塞完报纸，顺便就可以帮他们把垃圾袋扔了啊！于是，他便对客户说出了他的想法：“每个月另加一美



元，我帮你们扔垃圾。”结果，所有客户都同意了他的提议。于是，吉列的月收入又增加了一倍。他还为别人喂宠物、看房子、给植物浇水，月收入直线上升。后来，吉列成功进军剃须刀行业，也是秉承父亲教给他的这两条原则。

《知识窗》2017年第1期文/程刚

# 中美日三个老翁赌寿命

之实行家”，即做一些倡导国人讲究卫生的具体工作，他与司达博士也是老朋友了，司达就写信给他，希望他也加入这场赌寿比赛。

伍廷芳回信道：“听说阁下与大限伯赌赛谁更长寿，这实在是一件雅人趣事。以阁下与大限伯如此健康之体魄，又很注意卫生，理所当然地都能享有高寿。不过，我伍某身体之健康，又远在你们两位之上，其寿命也必然比你们两位要长得多，他日必能从阁下与大限伯的子孙手上领取赌金。请你们两位早作准备，在遗嘱中予以注明，伍某不胜欣幸。”

不知怎的，伍廷芳的这封信及赌寿的事儿，竟然传了出去，美日的新闻界

都竞相报道。

《民国趣史》初版于1915年3月，书中说：“闻大限伯今年七十八岁，伍廷芳今年七十二岁，司达博士年最少，才五十七岁云。”

有趣的是，大限重信和伍廷芳都各有“高寿理论”。大限重信在《人寿百岁以上》中曾详述过自己的“125岁理论”，但却病逝于1922年1月10日，享年83岁。而5个多月后的6月23日，伍廷芳亦一病而逝。至于“司达博士”究竟是谁，笔者尚未查出。因此，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，也无法判定三人中的最后胜利者。

《羊城晚报》文/沈淦

全面负责国家的文博、考古、图书馆等工作。他更加繁忙，参加外事活动日益增多。外交场合，好烟多得是，郑振铎依旧不吸。可他却常常在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金色打火机。有人问：“你不抽烟，带个打火机干什么？”他回答说：“玩玩呗，孩子要玩具，大人也有大人的玩具嘛。这不是，还可以替别人点点火！”原来，虽然他戒了十多年烟，可还是旧情难忘。

多年后，朋友通过郑振铎的日记才揭开谜底。原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郑振铎烟吸得越来越多，他咳嗽厉害并伴有哮喘，亲人反复劝他戒烟，他下定决心终于戒掉。他在日记中写到：“最近伤风，咳嗽，但由于戒了烟，气喘较好，痰也少了，戒烟的好处确实不少。”

人民政协网文/姜炳炎

# 郑振铎戒烟不含糊

作为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作家郑振铎，因工作繁忙加上颠沛流离、时常熬夜，郑振铎养成了吸烟的习惯，并且吸得很多、特凶。据朋友回忆，他那大衣口袋里，整日是鼓鼓囊囊的装有50支烟的铁罐头。他一边和人说话，一边一支接一支吸烟，一天到晚几乎用不着火柴。直至口齿蜡黄，手指头夹烟的地方焦巴巴的。

抗战爆发后，上海沦陷。郑振铎参与发起“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”，创办了《救亡日报》。1938年他的《中国俗文学史》出版，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

究的最高水平。

这一阶段，他在上海属于秘密工作。另有一项主要任务就是，千方百计联系古书店和经销商，抢救那些将被敌人弄到国外去的古老旧版本与文物，为国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。

一次，和他非常熟悉的开明书店老板在大街上偶然碰见，两人相约再叫上几个好友一起到小酒馆喝绍兴酒。令人吃惊的是，郑振铎酒量照常，可烟却一支也不吸了！

新中国成立后，郑振铎担任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，后来又任文化部副部长，

军阀混战时期，民国政府的运行非常困难，基本上年年都得靠借钱度日，有时为了应急，总统还经常自己垫钱。

# 冯国璋经商有道不只是为了赚钱

冯国璋当上代理大总统后，来找他的乡亲就多了起来，都要求在政府里给安排个差事。冯国璋很是发愁。不久，冯国璋开始经商投资，参股挣钱。

说来也怪，冯国璋没有给亲戚朋友安排一个政府差事，可在家乡的名声却越来越好。原来，这也是他经商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这些亲戚、同乡陆续来投奔，冯国璋便想到了自己经商有实业以后，把这些亲戚老乡都安排在实业里，因此，这些人私下里都夸冯国璋。

在冯国璋的产业中，有一个洋灰公司，这里的财务他总是亲自过问，家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

一次，在洋灰公司干活的一位表亲向冯的家人报告了一件重要的事，他说：“洋灰公司的会计每月都向冯国璋单独汇报开支情况。洋灰公司的收支不太正常，进账没啥问题，但出账的时候，总是时不时要出一笔大的，而这笔款项也没有具体落实到什么项目，这种状态已经有好长时间了。”

冯国璋到底把这笔钱花在哪儿了呢？家人便在私下里找人调查。

调查人很快传来了准信。原来，冯国璋当上总统以后，以前跟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，有的过得实在是清苦，便过来找他，希望他能资助一下。冯国璋只好在公司专设一笔财务，用于资助自己的老部下。有一些亲随的，一笔就是几千；有些不太亲的，就是几百；对于那些过得清苦又不到京城来找他的，冯国璋只要了解情况，一般都是按几千标准差人汇过去。家人把这件事传出去后，冯国璋的老部下感激涕零，对他更加敬重。

冯国璋经商，获得利益肯定是因为，但他并不光为了钱，也为体恤亲戚和老部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冯国璋在代理总统任上没有贪污受贿之事，也没有假公济私的议论，这大概也算得上他的优点了。

《文史博览·文史》文/程刚